

今生有幸

楊德輝

二十年前，在國內推廣工業日文時，自己開始專注於只重閱讀翻譯的領域，其他「聽、說、寫」一律放棄，為自己人生開啟一面窗戶。原本以為終生脫離不開此領域，因此大量收集日文關於科技、管理、製造、設計等圖書，以為在埋首翻譯日文當中便可找到人生意義，直到有一天才發現這些書推陳出新及淘汰周期之快，有些書尚未展讀，就成了連舊書攤都不願收購的廢紙。

十二年前開始在中華佛研所教授日文，在轉變成為佛學日文教師前夕，全部日文書籍裝箱打包（只留文法、辭書），捐給成大圖書館，從此徹底體認日文其實只是一種工具，無非是想透過此工具，吸取日本學術根基扎實的研究成果。每當走進福嚴圖書館，雖沒有央圖或台大總圖那般氣派及豐富的藏書，但隨手展開任何其中一本，都讓人不禁想消除掉過去記憶知識，希望以自己有限生命，重新展開真正求學生涯。最究竟圓滿的真理是人類智慧生命的精華，雖有相見恨晚之憾，但已有個正確的開始。

每個星期都會到福嚴教授日文，每一次我都告訴自己，這是朝聖之旅，不但心情要嚴肅，心念要純淨，更不能用世俗社會無益的言論，污染了清淨的修行道場。自己之所以能有此大福報踏入了福嚴的教室，也僅是因為持續二十多年埋首日文文法，又能在十二年前發心，以唯一的專長——「教研究者看懂日文」，由「工業日文」提昇至「佛學日文」，才一步一步牽引自己這個愚癡的俗子，受聘擔任正式的日文老師。心裡頭卻像是從百萬影迷被抽中上台與巨星合照般地興奮狂喜，乖乖地安靜默默吸飽此莊嚴道場充滿智慧的空氣，一進一出之間，從家人給與的贊詞，和自己內心變化的感覺，都令人感到導師感召力量之無比巨大，以各種方式度化不同根性的眾生，不可思議！

在還沒有接到邀聘之前，內心常幻想做此遙不可及的夢境，若要循其它管道，以我的資質，這輩子絕無可能實現。人生很奇怪，愈是不敢想，好運就掉到頭上，擔任福嚴的日文教師，算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運與成就。就像台灣的許多政商人物，愛展示與總統合照提高自己身價一樣，我也不能免俗地愛炫耀，一張福嚴第九屆畢業照上，我竟然有如中頭彩般地幸運，與導師在同一張相片上，隔著五位院內執事師長，坐得端端正正，兩手規規矩矩放在膝蓋上，像極幼稚園畢業照那麼單純笨呆的模樣，這是一生中最珍貴的一幕。沒想到自己年過五十後，連連好運降臨，讓人覺得此生沒有白活。

夜深人靜，回顧这一幕，不自覺地會追溯如何種下因緣，連環相扣，少一個程式指令，結果就完全不同了。若民國六十六年沒有開始學日文，若六十八年沒有立志今生以翻譯日文為業，若七十二年沒有從機械工程師，換跑道成為日文老師，若八十年沒有發心到聖嚴法師創辦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當義工（教日文），並正式皈依成為佛門弟子，若…，每次想改變現狀，幸好都只是單純地想奉獻自己綿薄之力，或為工廠工程師效勞，或為國內技術水準提昇，或為想學日文讀者節省時間，並未把心念放在能為自己增加多少收入，或提昇多少知名度上面，或許這一點點的正念，終能改變人生到自己最理想的方向。和坊間流行的樂透彩連中六個選號可以中上億彩金一樣，這二十多年來，自己無意間也選中了自己的幸運號碼！只是我的頭彩比金錢更勝千萬倍，無怪乎照完那張畢業合照，全身飄飄然。

當安慧法師向我邀稿恭祝百歲嵩壽文集時，我就想盡辦法推辭，因為自己對導師的思想與學問沒了解，幾乎是比幼稚園程度還不如。深恐胡言亂語有辱校譽，絞盡腦汁，對每一顆腦細胞嚴刑逼供，看能不能擠出一點像是有學過佛的人思想。不知撕碎了多少張草稿，心想乾脆還是坦白招認算了，自己實在不是個精進的佛教徒，對於高深的佛學，此生恐怕只能高山仰止，望而興嘆了。

本來書桌上放了一疊導師的傳記和思想論集，熬了二個星期，心想向安慧法師承認，我不是這塊料子，放我一馬好了。我一定會認真地教好日文的，那是我最有把握的一件事，若要寫文章，想怕只會像個劣等生的作品，影響

全體品質。若能在此刻忘掉我這個人存在，會讓我心頭如釋重擔的。

我只知道導師的般若思想體證，讓許多佛弟子由衷地恭敬和尊重，借用游祥洲教授的一句話「…無論什麼時候見到他，那種坦然、泰然、淡然、和藹的風姿，未嘗稍易。看到他就會自然而然地對佛法僧起信心與歡喜…」(《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頁 43) 對於像我如此愚鈍的眾生，這一段是我少數看得懂而且最能代表弟子心境的話語。

說到高深的佛學，導師傳記中曾提及年青時代深受日本佛教學術著作的啟迪，如《印度哲學宗教史》、《原始佛教思想論》、《唯識思想史》等，以當時的環境及時空背景，能以客觀中道立場，超越民族政治的狹隘意識形態，這種清淨的學術德操，事隔數十載，後生晚學都望塵莫及。

撰寫至此，突然回想起二十歲時曾受洗為基督教徒，在聚會所為討好長老、弟兄歡心，做假見證，如何因祈禱而考高分…，這次我以虔誠心情做如實不虛的真情流露，公開宣布：佛教改變了我的一生。由於體內尚有良善種子，因而能到中華佛研所當義工，皈依佛教，開始學習在佛法文字中，尋找使心情平靜的方法。十二年來，在佛教界教授日文，所接觸的師長、法師、同學，您們並沒有特別提供我任何心裡諮詢輔導，只要看到您們的身影，聽到聲音，處在祥和的氣氛，看著修行者的風範，慢慢的我也更能感受到佛法的好處。

在此提供一則和導師有關的小故事。導師對他完全不認識的一位旅美三十年的早期留美學生，正好也是我就讀新竹車門國小幼稚園童年摯友吳錦城的夫人、劉沙林女士的影響，是我親身的溫馨體驗。幾年前她先生成為轟動國內科技界的成功企業家，雖然我們已是數十年好友，一次回新竹老家的聚會中，她很認真地請我帶她到福嚴參訪，在回家途中的計程車上她道出為人所不知的心中秘密，她說：「導師的著作影響我的一生…」因此發心主動供養圖書經費，每年一萬美金…如果要寫的話，想怕又有另一段感人的故事！我以個人及好友的小故事，恭敬地祝賀印順導師百歲壽誕。印順導師不發一語，讓我還原到未經歷人生最大惡夢前的平和狀態，清醒之後一切釋然，不再對人有恨，心中唯有祥和、謙虛、平實的導師影像。我唯一能回報的，就

是讓上課的同學早日完全看懂圖書館中豐富的日文藏書，這些只是我應該做好的本份。

現代學僧身處知識爆炸時代，在對語言工具的掌握及追求快速有效方法之餘，仍不能對文字的隔閡障礙掉以輕心，由初入門到熟練，乃至更深入到與作著神遊於知識大海、享受閱讀之樂趣，仍無法擺脫一定的努力付出之過程。個人微小的人生規劃，大致底定，除了延續原本編寫日文工具書的本業，發願能成為法師們日文翻譯的品管員（這個職務是我自己創的），也就是對日文中各種怪字組合，疑難雜症，提供熱忱的售後服務，這是個人最佳的生命價值歸宿，也是個人以愚鈍根器報答導師為佛弟子所做之一切努力的一點感恩圖報。其實，恩情回報根本談不上分毫，然身為您所創辦的福嚴佛學院日文教師，內心真是慚愧又光榮。以此笨筆祝福導師：「福壽廣增延，住世利人天。」